

基于认知转喻视角下的汉、泰语量词 “张”和“แผ่น [p^hɛ:n²¹]”对比剖析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HAI QUANTIFIERS “张”
AND “แผ่น [p^hɛ:n²¹]”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ONYMY
BASED ON COGNITIVE METONYMY

陈妹新

Bunsikan Tangpakorn

南邦皇家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ampang Rajabhat University

摘要

转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正是基人类语言的认知能力，使相关的实体发生联系，从而在适当的语境中一个实体可以代替另一个实体。本文就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 [p^hɛ:n²¹]”进行对比分析，主要讨论转喻概念的认知形式对于量词“张”和“แผ่น [p^hɛ:n²¹]”和名词选择搭配的重大影响，从中获得二者间转喻的异同及其背后成因。希望能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了一个新思路、新视角和新方法。

关键词：认知转喻 汉泰量词 名词选择搭配

Abstract

Metonymy is a basic cognitive way of recognizing things, and based on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human language, we can make things relevant, so that a thing can be replaced by another using on metonymy in the appropriate context. In this paper, the quantifier term “Zhang” in Chinese and “แพ้น [pʰɛ:n²¹]” in Thai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mainly discus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concept of metonymy cognitive form for quantifiers “Zhang” and “แพ้น [pʰɛ:n²¹]” to choose collocation noun, and obt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Keywords: Cognitive Transfer, Han Thai Quantifiers, Noun Choice Collocation

引言

传统的语言流派将转喻定位为借用一事物名称去代替另一种相关联的事物名称的修辞手段。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普遍意识到转喻的认知本质。它不单是一种修辞工具,也是一种认知机制。认知语言认为转喻的本质与隐喻一样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手段,转喻是概念、思维层面上的问题,对于人类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Li, 2008: 145; Shu, 2013: 410-424) 进一步说明隐喻和转喻在结构、功能和运用机制上有着本质的差别。

首先,从结构上看,隐喻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本体、喻体和喻底;转喻则由替换事物、被替换事物组成。其次,二者功能不同。隐喻的主要功能在于以 A 说 B,即通过相对熟悉的事物来理解另外的事物,而转喻的功能在于指称以 A 代 B,即通过某一事物的显著部分或特征,或有特殊关系的邻近事物来理解整个事物。再次,二者运用机制有差异。隐喻和转喻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利用的是事物之间不同的关系。在隐喻中,具有两个概念领域,其中一个通过另一个领域获得理解。

与此不同的是,转喻只涉及一个概念系统,两个事物之间的映射或联系在同一领域里。认知隐喻学家 Lakoff & Johnson (1980) 宣称,几乎所有的转喻都是概念转喻,即不仅是特殊的修辞手段,还是普遍的语言现象,更是人们基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尤其使用凸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型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认知过程 (Sun, 2013: 273)。

总而言之,我们对事物进行的整体代部分或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性推演能力是人类思维想象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图借鉴认知转喻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พ้น [pʰɛ:n²¹]”为载体,进一步分析两者的范畴扩展的认知理据,同时探讨它们之间转喻的异同及其背后成因。

一、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 [pʰɛ:n²¹]”范畴拓展的认知转喻范式

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人们遵循客观事物间的内在联系，不断派生出转义项来，在表达、计量这些相关的事物时，仅仅借甲类事物的量词，兼而计量或表达乙类事物或丙类事物。人们这种认识事物规律的心理联想活动，使得量词在原义基础上派生出若干义项，其表量意义也由词义单一而转为多义项。这正是量词发生转义项的根本原因 (He, 2001: 148)。就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过程角度探讨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 [pʰɛ:n²¹]”范畴扩展的认知转喻解析，以下分别从起点、延伸、终点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起点分析 —— “张”和“แผ่น [pʰɛ:n²¹]”范畴的原型性成员

根据 Lakoff (1987) 的观点，原型效应只是表面现象，转喻在原型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原型效应产生的主要源泉，并且有助于理解抽象范畴。也就是说，借助转喻认知机制，对次范畴或范畴成员的理解可以有助于对整体范畴的理解 (Zhou & Tang, 2012: 50)。基于这一观点，说明了转喻对原型成员的解释力。就此，下面我们以转喻概念为基础，探讨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 [pʰɛ:n²¹]”中的一些原型效果。

就汉语量词“张”而言，“张”对名词的基本选择，是在接受“张”的本义泛化的基础上，引申到泛指“张开而造成空间确有平面性”的语义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张”的本义为“把弦绷在弓上”，也就是“拉弓弦，开弓”。这里显然带有拉开或张开的动作性，其弓的空间部分就会造成一个平面性，这一空间部分是以邻近关系为基础派生出“张”的基本概念，从而形成量词“张”范畴之内原型成员的转喻概念机制。例如：

- (1) a. 现在几乎是我一张口她就冲我发火来。
b. 他们一张嘴不是黑牙便是黄牙。
- (2) a. 她在向我撒开一张网，我这样估猜她立刻又觉得不很善良。
b. 他展开一张网，是一张奇特的网，因为他费了很多脑筋才织成。
- (3) a. 他在灯下铺开一张纸，洛殿在上边画着据点里交通和巡逻路线。
b. 他慎重地打开一张纸看评论。

例子中名词所示之物，均处于空间部分邻近性关系，即张开时造成一个平面性。“邻近性”一词本身是对空间概念化的结果，换言之，根据空间邻近性关系发展到概念间的邻近性关系。Panther & Thornburg (2003) 认为，转喻的邻近性关系应该理解为视情况而定的关系，因为转喻关系往往需要结合语用因素来确定。基于这一观点可以理解为，例 (1) 的“张口、张嘴”和“张开”处于空间部分邻近性关系，因而，在人们日常的语言中，可以用“张开口、张开嘴”代替“一张口、一张嘴”；再如例 (2) 的“撒开一张网、展开一张网”激起的概念和“张开一张网”激起的概念相邻，因为它们同处于同一概念图式中。同样，例 (3) 的“铺开一张纸、打开一张纸”

激起的概念和“张开一张纸”的概念也是相邻，因为二者间同处于同一概念域中。由此，可以表明认知转喻在量词“张”范畴原型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形成量词“张”范畴的原型成员。

与此相比，泰语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的词源和用法，前人未尚作过细节探讨。因此，本文需要考察亲属语言的壮侗语一些相关资料结合于现有的泰语文献，进行探讨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的词源效应。在前人研究壮侗语的基础上，本文可以得知在“壮傣语”和“侗语”的亲属语言中，分别使用“pʰɛn²”和“pa:ŋ⁶”原都是名词，后来虚化为量词时用于表示成片的事物，各自最初用于计量“纸片”之物（Jiang, 2009: 389）。正如泰语文献中所指出，“แผ่น[pʰɛ:n²¹]”最早出现在素可泰王朝时期，当时主要用于称量成片的“石碑、矿体”之物。基于前人的研究及其现有的文献，也可以为我们确定泰语“แผ่น[pʰɛ:n²¹]”由名词虚化为量词之后，它的最基本成员是“成片矿体和纸质类”之物，其两者间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是平面，这反映出它们同处于同一概念图式中，从而形成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原型成员效应。例如：

- a. แผ่นเหล็ก 1 แผ่น [pʰɛ:n²¹le:k²¹nuŋ²¹pʰɛ:n²¹] (一块铁片);
 ลังกะสี 1 แผ่น [saŋ¹⁴ka²¹si:¹⁴nuŋ²¹pʰɛ:n²¹] (一张白铁);
 อะลูมิเนียม 1 แผ่น [ʔa²¹lu:³³mi³³nia:m³³nuŋ²¹pʰɛ:n²¹] (一张铝板);
 ทองคำเปลว 1 แผ่น [thɔ:ŋ³³kham³³ple:w³³thua:²¹nuŋ²¹pʰɛ:n²¹] (一片金箔)
- b. บัตร 1 แผ่น [bat²¹nuŋ²¹pʰɛ:n²¹] (一张卡片);
 นามบัตร 1 แผ่น [na:m³³bat²¹pʰe:t⁴⁵nuŋ²¹pʰɛ:n²¹] (一张名片);
 คู่มือ 1 แผ่น [khu:³³pɔ:ŋ³³nuŋ²¹pʰɛ:n²¹] (一张券);
 จดหมายเวียน 1 แผ่น [teot²¹ma:j¹⁴wia:n³³nuŋ²¹pʰɛ:n²¹] (一份函件)

显而易见，例子所示的事物都具有平面性特征，说明它们激起的概念和“矿物类、纸质类”激起的概念存在着相邻，因为它们同处于同一概念图式中。这正是“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中是最基本、最直观的成员，居于“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原型成员。

(二) 延伸分析——“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近距离延伸

对范畴的延伸性来说，近距离延伸是以范畴原型成员为起点，向边缘地带扩展的，其扩展的幅度较小。也就是说，所谓近距离延伸是从原型成员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扩展到表面上相近的相关事物，这些事物仍然较多地带有范畴原型成员的属性特征。然而，范畴的扩展和语义特征的脱落密切相关。语义特征脱落越多，范畴扩展距离就越远，范畴成员就越不典型（Zong, 2010: 260）。具体说来，量词“张”范畴的原型成员均具有“张开时造成空间平面性”这一语义特征。如果这一语义特征，通过人们联想引申到另一个概念域，“张”范畴就向着偏离原型的方向延伸了。但这一延伸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其范畴成员仍然较多地保留了范畴原型成员的性质，从而形成量词“张”范畴的近距离延伸。例如：

- (4) a. 我躺下来，以一张报纸当枕头。
 b. 那里贴着一张布告，布告上说：今天中午 12:00 要停水，请大家做好准备。
 c. 我有一张照片是我同全家人去深圳时在海边沙滩上照的。
- (5) a. 他跑完步脚受伤了，就给他贴上一张膏药。
 b. 这张席子家里已经没用了，你带回宿舍用吧。
 c. 这张老唱片，值得我永久珍藏。
- (6) a. 我发现一张桌子上铺满了名人的照片。
 b. 晚上，两人睡在一张床上，谈论起国家的大事。

例(4)所示的事物，具有距离范畴原型的扩展幅度小，由于“一张报纸、一张布告、一张照片”和“一张纸”均处于邻近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报纸、布告、照片”都属于纸类之物，因此可以用“纸”来代替，并且可以用“张”来计量。例(5)所示的事物，均是接受量词“张”形成选择关系，成为一个由量词“张”组织起来的范畴。实际上，这些事物已经属于偏离了范畴原型成员，其距离的扩展幅度较小。在人类日常的行为中，“膏药、席子、唱片”主要利用它们平面的功能部件。这是人们运用熟知的或容易感知的部分表征这些事物的整体的认知转喻之理据。同样的理由，例(6)所示的“桌子、床”，从实际形状上看，虽然它们都属于三维立体的事物，但是它们以平面为功能性特征。在日常使用中，人们主要运用“桌子、床”的“表面”功能，这表明人们依靠所共知的体悟部分来代替事物的整体，正是量词“张”范畴的近距离扩展到相关领域的认知转喻机制。

就泰语量词“แผ่น [p^hɛ:n²¹]”而言，范畴的近距离扩展仍然局限于像“矿物类、纸类”那样的表示整个物体具有平面的邻近性关系。例如：

- a. กระจก 1 แผ่น [kra:21tɔk²¹nuaŋ²¹p^hɛ:n²¹] (一块玻璃);
 ไม้อัด 1 แผ่น [maj⁴⁵ʔat²¹phrik⁴⁵nuaŋ²¹p^hɛ:n²¹] (一个合板);
 กระเบื้อง 1 แผ่น [kra:21bua:ŋ⁴¹nuaŋ²¹p^hɛ:n²¹] (一块瓷砖);
 กระจังรถ 1 แผ่น [kra:21pro:ŋ²¹rot⁴⁵nuaŋ²¹p^hɛ:n²¹] (一个车前盖)
- b. ข้าวตัง 1 แผ่น [kha:w⁴¹taŋ³³nuaŋ²¹p^hɛ:n²¹] (一个米片);
 ข้าวเกรียบกุ้ง 1 แผ่น [kha:w⁴¹kria:p²¹kuŋ⁴¹nuaŋ²¹p^hɛ:n²¹] (一个虾片);
 ฟองเต้าหู้ 1 แผ่น [fo:ŋ³³taw⁴¹hu:41nuaŋ²¹p^hɛ:n²¹] (一个豆腐皮);
 มันฝรั่ง 1 แผ่น [man³³fa:45raŋ²¹nuaŋ²¹p^hɛ:n²¹] (一个薯片)

例子所示的事物和“矿物类、纸类”的内部性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的个体都具有平面的空间邻近性关系。在日常使用中，人们也意识到“玻璃、合板、瓷砖、车前盖”的个体功能的平面性，这种平面性的特征是易感知、易记忆。这样看来，这些事物激起的概念和“矿物类、纸类”激起的概念之间具有互通性，因为它们同处于同一功能域。同样的理据，在“米片、

虾片、豆腐皮、薯片”这样的食品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系列物体可以通过利用这些物体中最凸显部分的平面特征来描述和计量物体。由此可知，这些食品激起的概念和“矿物类、纸类”激起的概念相邻，因为它们同处于同一概念域。这表明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近距离扩展到邻近性的认知转喻机制。

(三) 终点分析 —— “张” 和 “แผ่น[pʰɛ:n²¹]” 范畴的远距离延伸

一般情况下，量词对名词的选择总是从某一类事物扩展到相近的相关事物。在范畴的远距离扩展中，范畴成员的语义特征与原型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往往不明显。具体说来，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远距离成员表示抽象的事物，通过人类概念化的能力才能找出抽象事物与已知的事物间的相联系。

首先，讨论汉语量词“张”范畴的远距离扩展。

量词“张”继续扩展到人类的主体自身，主要是“脸”，例如：

- (7) 每一张笑脸上都布满了深深皱纹的老人。
 (8) 他一张脸上的表情，使人感到惊奇。

根据 Lakoff (1987) 的观点，转喻是指在同一理想认知模式中表述和理解“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现象 (Zhou & Tang, 2012: 29)。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可认为部分与整体间具有关系。在理想认知模式中，部分与整体的转喻生成关系划分为两类，一方面是整体理想认知模式及其组成部分的阶层关系，即整体代部分或者部分代整体；另一方面是理想认知模式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内部关系，即部分代部分 (Sun, 2013: 285)。在此，例子所示的“笑脸、脸上的表情”均表示抽象概念，不过都可以反映出转喻关系的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间。在“一张笑脸、一张脸上的表情”中都表示一种动作的结果，从中以嘴巴为主要的的作用，这种现象体现出“笑脸、脸上的表情”和“张嘴的动作”之间都存在转喻关系，因此可以用“一张嘴”代替“一张笑脸、一张脸上的表情”，因而“脸”也可以使用“张”计量，这正是量词“张”范畴的远距扩展到同一理想认知模式的转喻认知机制。

再讨论泰语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远距离扩展。

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继续扩展到组成建筑物的单元，主要是“กระจกหุ้มข้าง[kra:²¹teok²¹hu:⁴¹tʰa:ŋ⁴⁵]” (后视镜)”，例如：

- (9) เขาเปลี่ยนกระจกหุ้มข้างแผ่นใหม่ 1 แผ่น
 [khaw¹⁴pian²¹kra:²¹teok²¹hu:⁴¹tʰa:ŋ⁴⁵pʰɛ:n²¹mai²¹nuŋ²¹pʰɛ:n²¹]
 (我换了一个新的后视镜。)
 (10) ฉันสั่งซื้อกระจกหุ้มข้าง 2 แผ่นจากร้านนี้
 [tʰan¹⁴san²¹su:⁴⁵kra:²¹teok²¹hu:⁴¹tʰa:ŋ⁴⁵so:²⁴pʰɛ:n²¹tea:k²¹ra:n⁴⁵ni:⁴⁵]
 (我从这家店订购两个后视镜。)

如前所述,整体理想认知模式及其组成部分的关系,是通过一个部分去认识整体,或通过整体认识部分。就此,“后视镜”均属于组成物体的部件,它们可以反映出转喻关系的构成理想认知模式。具体说来,例子所示的“后视镜”,在日常体验中人们通常以“镜片”为主要物体与“后视镜的镜框”相配使用。在人类的意象中,“后视镜的镜框”激起的概念和“镜片”激起的概念存在邻近性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具有完型感知的整体,即“镜片”去识别或表征“后视镜”的构成事物的部件。这样看来,“后视镜”接受“แผ่น[pʰɛ:n²¹]”称量的转喻邻近性关系,这正是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远距扩展的转喻认知机制。

总的来看,从形成过程的角度探讨汉、泰语平面状量词中“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扩展的认知转喻,表明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所选择的名词搭配,往往取决于人们日常生活中而司空见惯的认知习惯,都是人们通常使用为人所共知的事物方面来代替事物整体或者事物的其他方面的结果。但由于中泰方诸多文化因素的分歧,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扩展的转喻机制体现出各具特色的范式。汉、泰民族受传统习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等维度的影响,不同民族在转喻生成关系和理解上存在文化差异,同一认知域内的一个范畴表达式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以下我们来讨论跨语言“张、แผ่น[pʰɛ:n²¹]”转喻范式的共性和特异性,并对其背后的认知性和文化维度予以解析。

二、跨语言“张、แผ่น[pʰɛ:n²¹]”转喻异同的理据阐释

承前所示,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扩展的转喻机制相当广泛,两种语言都存在着共享的及特有的转喻概念。在此,不难看出转喻不仅仅是个语言机制,实质上是规约我们认知结构的一种基本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规约情形中,转喻机制载体与目标的选取首先是由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推动和制约的。正如 Langacker (1991) 曾指出,转喻机制使得两个相互抵触的因素得以高效的融合,一方面是话语的精确性要求将受话者的注意直接指向意图目标,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能促使我们思考和讨论那些最具认知凸显性的语项(Sun, 2013)。由此可见,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的每一个范畴之中认知性和交际性原则决定了转喻概念的倾向性。

一方面,正是由于汉泰两个民族语言对“张、แผ่น[pʰɛ:n²¹]”的相同体验与认知,使话语者能用相同的体验基础去理解事物间的空间关系概念,产生邻近性的转喻概念。各种空间邻近性的形成与人类的感知、概念系统密切相关,我们对空间邻近性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基于相邻的、可替换的对象间邻近性进行联想。鉴于此,在汉泰语“张、แผ่น[pʰɛ:n²¹]”中,“纸”是两者范畴的原型成员,一步一步地向前扩展,通过人们已知而熟练的经验,都衍生出了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事物,如“报纸、布告、照片、卡片、名片”等。人们对这些事物激起的概念和“纸”激起的概念存在着相邻,从而均接受量词“张、แผ่น[pʰɛ:n²¹]”形成选择关系,成为一个由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组织起来的范畴。就此可知，虽然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不同，但由于人类基于空间邻近性关系，具备相同的感知、认知能力，因此在面对相同的物质世界时能获得相关的概念结构，这就使转喻的认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跨语言共性。

另一方面，转喻是认知主体通过思维和意象，发现或创造两个事物之间的相通关联而产生的，而思维和意象的认知主体是具体文化语境之下的社会人，因此转喻认知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文化的烙印。基于汉、泰语量词“张、แผ่น[p^hɛ:n²¹]”存在个性的差异，下面将对两种语言如何准确地认知和表达各自文化独特性进行阐述。同样的客观世界反映到不同的语言中会形成不尽相同的世界图景，不同语言常常会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反映周围世界。思维方式深深埋藏在人类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之中，人们从未想到过会有其他人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也很难理解与自己不同的思维方式。然而，要进行有效的跨语言交际，就必须懂得思维方式是会不同的，也有必要去了解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跨语言“张、แผ่น[p^hɛ:n²¹]”转喻的特异性也彰显了中泰文化背后的思维方式中的差异成因。

中国文化习惯于观物取象，用相应的具体形象进行类比 (Bi, 2013: 272)。由量词“张”范畴的扩展来看，“张”并不严格按照范畴来对名词进行逻辑归类，更侧重于按照名词本身的形状、动作性、性能等外在属性来划分。如“张”计量铺开之义的事物时，其称量对象具有布帛类、纸质类、皮质类等，这些都属于不同性质的范畴名词，但是它们显示同样的动作性，即“铺开”，就形成“张”的称量对象之一。同时还可以称量武器类、工具类等事物，这是由于它们与“弓弦”在性能上的类似。在此，说明了中国人具有强力的具象思维方式。与此相对，泰国人的思维习惯于观物综合，注意掌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全体，不是注重分类而是将各个部分综合成统一整体，因而泰语“แผ่น[p^hɛ:n²¹]”由名词虚化为量词之后，它基本语义是由“成片矿体、纸质类”的完形感知的个体平面特征虚化而来。在中国传统思维背景下，汉语“桌子、床”可以接受量词“张”来称量，由于中国传统思维多以主客体为整体观做为出发点，它具有突出的具象性和体悟性。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直观体悟的具象思维在语言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重了悟不重形合。就此，我们可以理解了在汉语中量词“张”用于称量“桌子、床”的原因。与此相反，泰方的文化思维则着眼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在语言中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重形合，所以在泰语中“โต๊ะ[to⁴⁵] (桌子)、เตียง[tia:n³³] (床)”使用量词“ตัว[tua:³³] (只) 或者 อัน[ʔan³³] (个)”来计量，这是因为泰国人注重事物的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即着眼于“桌脚、床脚”来把握“桌子、床”。此外，中国古代哲学曾指出，万物都是对立物的变幻，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渗透，互存互补，相辅相成，循环不已 (Bi, 2013: 281)。在中国文化的统一辩证思维中所体现出的彼此一体、亦此亦彼和彼此相互转化的特点。由此可见，量词“张”所选择抽象之物的搭配也是与这种辩证的哲学思维同步。由于“一张笑脸”就是因张嘴的动作，就形成笑脸；“一张脸上的表情”也就是因张嘴的动作，脸就表现出各种表情等。中国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泰方语言的逻辑分析思维不

同。由于泰国人的思维强调非此即彼的排中律，所以在泰语中抽象物名词只能使用量词“อัน [ʔan³³] (个)”来修饰，而且只有少数抽象名词可以计量，如：“ความรู้ [kha:m³³ru:⁴⁵] (知识)、ความเชื่อ [kha:m³³tchur:⁴¹] (信仰)、เหตุผล [he:²¹phon¹⁴] (原因)、มาตรฐาน [ma:d⁴¹tha:n¹⁴] (标准)等。”使用量词“อัน [ʔan³³] (个)”来计量 (Fan, 2009: 45)。

三、结语

从中泰文化思维方式角度看，中泰之间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的不同具体分别在于：泰文化注重整体把握而不是个别分析；中国文化重视直观体悟而不是理性分析。这说明中泰间必然是注重整体综合与个体分析之别。本文通过借助认知转喻理论对汉、泰语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范畴的扩展延伸解析，深刻揭示了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的理据性本质，充分印证了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范畴成员的概念转喻性，全面阐释了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概念的转喻投射在汉泰两种语言中异同及其背后动因。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转喻都是利用熟知的事物或现象去阐述说明不为人所熟知的事物或现象，或者利用相关联的具体事物来描绘刻画抽象的事物。跨语言共性来自人类共享客观世界的空间相邻的基本体验；而特异性则源于各民族所处的不尽相同的文化思维方式。总之，汉泰语中的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转喻投射有助于厘清汉泰语言在思维和语言层面上的异同，以及在跨语言交际和第二语言学习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References

- Bi, J. W. (2013).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in Chinese]
- Fan, X. Y. (200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lassifiers of Chinese and Tha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China. [in Chinese]
- He, J. (2001). *Modern Chinese Quantifiers*. Beijing: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Jiang, Y. (2009).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Tibetan Language Name Classifiers*. Beijing: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 Li, F. Y.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Peking Press. [in Chinese]

- Panther, K. & Thornburg, L. (Eds.). (2003).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hu, D. F. (2013). *Research Method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Sun, Y. (2013). *Multidimensional cross-domain research on cognitive metaph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Peking Press. [in Chinese]
- Zhou, F. J. & Tang, D. J. (2012). *Referential Metonymy: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s*. Xiamen: University of Xiamen Press. [in Chinese]
- Zong, S. Y. (2010). *Cognitive research on collective quantifiers*. Beijing: 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Bunsikan Tangpakorn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te Degree in the Special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 Shando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r Agency: Lampang Rajabha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ddress: 119 Lampang-Mae Ta Rd., Ban Hua Gnork, Chompoo, Mueang, Lampang 52100